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序

同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同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教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時下仙制字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目其實董周官准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途
有時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金

運下仙陰陽字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又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
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豐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教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曰其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
數有時，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金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真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庾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
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豐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

卷几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
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有其辭所亡者六篇而已上既
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
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
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
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
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
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疇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一丁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
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望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迨
琢其章纘 聖志而成之也臣雖且老矣尚庶幾及
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
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
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
也故所以爲愧歎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竒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
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
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諫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
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
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說不具又多舛而以余
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
魏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
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
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政字樂道世家新秦其
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
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
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
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
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
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
所爲文莊厲謹絜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
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
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
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字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
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
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
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
字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
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
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
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
豹羣羣之文章榘枿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
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謫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置翟之文章遊於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感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止大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公其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阜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阜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嫌後練

故後致思後恩

之人固亦不以練之今與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一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與之又世故
又焉之惑所以慰其親察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察其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標紳多與之初君既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穴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
委吏矣言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

郵聞夫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穴君言如

初色滋甚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

僅不乃血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曠然反之此蒙所以

尚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或喜藏采恬處

閑漫開

吾函若影本同德坊序
君是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北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
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
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下之人固亦不以練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一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
致又焉之惑所以慰其親察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以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標紳多聞之初君眎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亮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言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
高郵聞夫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亮君言如
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
齷僅不乃血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曠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或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護謀今豈不止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
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竣之去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丞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竣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竣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揚劉揚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界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

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

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

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

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

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

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

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正

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

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

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

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

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

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貧名

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

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

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

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

邑豪以為諺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澆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其親不數年遂能衰然為材幸復誣於不已知不予愚而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予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所以為父母壽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將澆已然雖胡氏亦然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予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使之遊嘗為予言父母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淵於中而裸之以藝雖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頴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群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東 諸生時苦無遺讀及入官得書家多
 廣 及苦不性書天數書力二十餘年交
 縣 游館遠及奉嘗攝求者鄉邦後進能
 學 及持教力其間斯不苦讓之昔也故
 官 錄肆習時如愛護遇有缺壞即為修
 書 補其已者竹為成德之原百爾君子
 宜 德也成化己丑夏五月謹謹白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蕭蕭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 是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祚乃終有吉

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小公榮在家

食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其辱可知最久西望涕頤以

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茲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養上仿祿字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蕭蕭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 是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祀乃終有吉

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之公榮在家

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某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

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苜苜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補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我孽獮狂
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必厲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宇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千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由六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高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就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緜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鍊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醴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言家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公翁悅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黧皴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繼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編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公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
不幸公觀京師計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衣來
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祔祭又
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叨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
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耶

禮下係力乞以傳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
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誥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
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
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群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
且永年左右譖咨曷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

曷下係云字

曷已其思為此溥物以將我悲

群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
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
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职維公之依孰奪以逝
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翮廿六旂來陳溥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
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緒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
太常是為世臣焜耀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
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第僚於公之殯祇薦
醪羞

祭張左丞文 若公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觀京師計逮公門公哭殊悲吊問賻祭衣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祔祭又時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耶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誥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余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群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為此溥物以將我悲

群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廿六旂來陳溥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緒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焜耀家邦方審方奮厥隕誰使震蕩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醪羞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嶠嶢始逢君之執勒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途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固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遠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一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逝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處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剽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摠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高下位與年

聞之行義弗高

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

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泣然哀悽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冷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剗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
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泣然哀悽

死賻存託殯得官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間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醜棺則廢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冥暄乃今來歸公喪且其養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社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惟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况於公強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北一矣子思我知其父鍾山北端
江落而東宇厚密牢一而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文

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山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陆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心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亢天實爲此
有繁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亦醜羞

祭刁景純文

嗚呼了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侔惟其動必依於仁故
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矣兮鬚髮澤紛百家兮並涉
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矜寬恂恂兮莫逆出當
官兮發論使權彊兮象白之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輿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
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竟竟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韓矣其榮有所不為
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在亦何與之
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涓吏之壽悲傷歎息舉世
皆然豈特故人為之流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
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具乎而不足以齡不肖之
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
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祭文

祭吳侍中冲御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襄陵縣學官書

此國子祭酒邑人郡議所置者讓為諸生時苦無書讀及入官得書優多天苦不能讀其數書亦十餘年交游饋遺及奉此構求者鄉邦後進能及時致力其間斯不苦讓之苦也披錄拜看時如愛護過有缺壞即為修補此本君子高致也其或據村野家梅為已有均為感德之原百爾君子宜留此書成化己丑夏五月謹謹白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秦三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秦興令周孝正公哀辭

祭吳侍中_山卿文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茲我後公萎中間

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
連袂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一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
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
不疑我既憊耗何辭能為_媿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八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_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
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
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
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

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
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嶮崎雖屯遭困
躓寬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
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
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必以事謂如公者可寄以
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縱以容指顧立定大計謂
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云云去其出處進退又庶
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
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凡且猶為涕泣而獻戲
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子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
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誼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
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
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
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見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
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弄
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屈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惟莫知乃
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
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見逝矣君又隨之我
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與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雉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場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斤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郵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為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已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甚壽博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遠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類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為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博習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佳君其先散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
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偽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
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泥馬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上旻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遷無咎以如旌悠悠羽翼南首
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首真觴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已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甚壽博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遠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邇追綢繆類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死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博曾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散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
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
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上旻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遷無咎如旌悠悠羽翼南首
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首真觴

祭盧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
窮吾所恥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
白頭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躋衰老邂逅
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為辭遂隔生死
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
自我壯強與公同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
大方現前饌陳告運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因而
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安無悔無愉維子
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為公於
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
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
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
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
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際然猶築場圍治屋廬塗園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且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今恐意者今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今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今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今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

之責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
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職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霑
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祭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然鄉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耔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謗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片不
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六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
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矣明年或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予不可以之聞通叔來也石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予年從事淮南將問曰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既且疑且幸其不然人固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去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守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或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其石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既且疑且幸其不然人冒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守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出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槩兮墮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子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子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媼方亦及朋友妻然
兮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藹藹兮其子榮榮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

魏公既薨之明年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此國子終酒邑人邢讓所置者讓為
魏公生時苦無書讀及入官得書優多
故書乃二十餘年交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神道碑即為修
碑後進能
不贊讓之苦也故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己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訕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卽爲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儉公奪其州人以為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訕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曰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此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寢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八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甚異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擒威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公因讀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奴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魯公暴隄上躬親指畫

擒滅誤擒威

請設積

倉庫厚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槎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
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
者眾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
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賧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八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甚異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以搆威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讀竟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魯公暴隄上躬親指畫

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拯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
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
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
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商程胡
河程何

尚凶考影本同錄仿本
作同是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胠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洩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河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而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度使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章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
獲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胠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泣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問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何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芳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章節陝州大都督 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
獲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帛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憲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 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實氏自誼及耽傅王相 旨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致將相出入文武有 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古以榮 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此行蓋下缺左字 此行王下缺相
帝二字上缺有下缺得有二字
此行終下缺復字 此行終下缺

唐後度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真此中國四夷來國孰來孰承
有宰魏公帝曰詢尔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登聞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度
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任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一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真此中國四夷來同孰來孰承
有宰魏公帝曰詢尔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庶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閣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度
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

子下係元字
當下係補字

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市祥符也公諱某字子

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上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凡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今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上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凡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所無所清軍駕次潼州
進謀
中波無橋則

四行 五行 六行 七行
八行 九行 十行 十一行
十二行 十三行
十四行 十五行 十六行 十七行
十八行 十九行 二十行 二十一行
二十二行 二十三行 二十四行 二十五行
二十六行 二十七行 二十八行 二十九行
三十行 三十一行 三十二行 三十三行
三十四行 三十五行 三十六行 三十七行
三十八行 三十九行 四十行 四十一行
四十二行 四十三行 四十四行 四十五行
四十六行 四十七行 四十八行 四十九行
五十行

書向狀 院使五 六日

公先已度材一夕而

不若動移書譙

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

公為行宮都總管

許之專殺公部分

一人於是邊將言

公獨議使邊將移

許四年加宣徽北

公已盟中國無為

帛從容極言天下

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

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

乃始出師猶辭以

上聞手詔

移知定州又除

以為行宮都總管

許之專殺公部分

一人於是邊將言

公獨議使邊將移

許四年加宣徽北

公已盟中國無為

帛從容極言天下

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

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

二行 三行 四行 五行 六行 七行 八行 九行 十行 十一行 十二行 十三行 十四行 十五行 十六行 十七行 十八行 十九行 二十行 二十一行 二十二行 二十三行 二十四行 二十五行 二十六行 二十七行 二十八行 二十九行 三十行 三十一行 三十二行 三十三行 三十四行 三十五行 三十六行 三十七行 三十八行 三十九行 四十行 四十一行 四十二行 四十三行 四十四行 四五行 四十六行 四十七行 四十八行 四十九行 五十行 五十一行 五十二行 五十三行 五十四行 五五行 五十六行 五十七行 五十八行 五十九行 六十行 六十一行 六十二行 六十三行 六十四行 六五行 六十六行 六十七行 六十八行 六十九行 七十行 七十一行 七十二行 七十三行 七十四行 七五行 七十六行 七十七行 七十八行 七十九行 八十行 八十一行 八十二行 八十三行 八十四行 八五行 八十六行 八十七行 八十八行 八十九行 九十行 九十一行 九十二行 九十三行 九十四行 九五行 九十六行 九十七行 九十八行 九十九行 一百行

九行 十行 十一行 十二行 十三行 十四行 十五行 十六行 十七行 十八行 十九行 二十行 二十一行 二十二行 二十三行 二十四行 二十五行 二十六行 二十七行 二十八行 二十九行 三十行 三十一行 三十二行 三十三行 三十四行 三五行 三十六行 三十七行 三十八行 三十九行 四十行 四十一行 四十二行 四十三行 四十四行 四五行 四十六行 四十七行 四十八行 四十九行 五十行 五十一行 五十二行 五十三行 五十四行 五五行 五十六行 五十七行 五十八行 五十九行 六十行 六十一行 六十二行 六十三行 六十四行 六五行 六十六行 六十七行 六十八行 六十九行 七十行 七十一行 七十二行 七十三行 七十四行 七五行 七十六行 七十七行 七十八行 七十九行 八十行 八十一行 八十二行 八十三行 八十四行 八五行 八十六行 八十七行 八十八行 八十九行 九十行 九十一行 九十二行 九十三行 九十四行 九五行 九十六行 九十七行 九十八行 九十九行 一百行

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

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

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

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

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

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

二年疾病賜告求去

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

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

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

候二人伺公至即

事常聽用三年又

議其眾 真宗多

知潞州州之稅賦

不過鄰州而已

而都總管使中貴

以為宣徽南院使

詔內朝別為一班

真宗不許而數

三千兩已而度公

軍節度觀察留後

聞入謁 真宗輒

入因掖其拜起數

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彥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事

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

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

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

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

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

二年疾病賜告求去

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

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彭

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

候二人伺公至即焚

事常聽用三年又

議其眾 真宗多

知潞州州之稅賦

不過鄰州而已

而都總管使中貴

以為宣徽南院使

詔內朝別為一班

真宗不許而數

三千兩已而度公

軍節度觀察留後

入謁 真宗輒

入因掖其拜起數

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行計施以羸擊強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讓說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因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謀德歎於年孰
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集其貽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此國子祭酒邑人邢讓所置者讓為
諸生時若無書讀及不官得書復多
及古之壯讀矣數書乃二十餘年交
海歸連及奉其構
及時致力其間斯不苦讓一書也披
錄其習時以愛護過命
此上君子為校也其或陳於家
書 掩為 宜和公馬成化己丑夏月謹白





